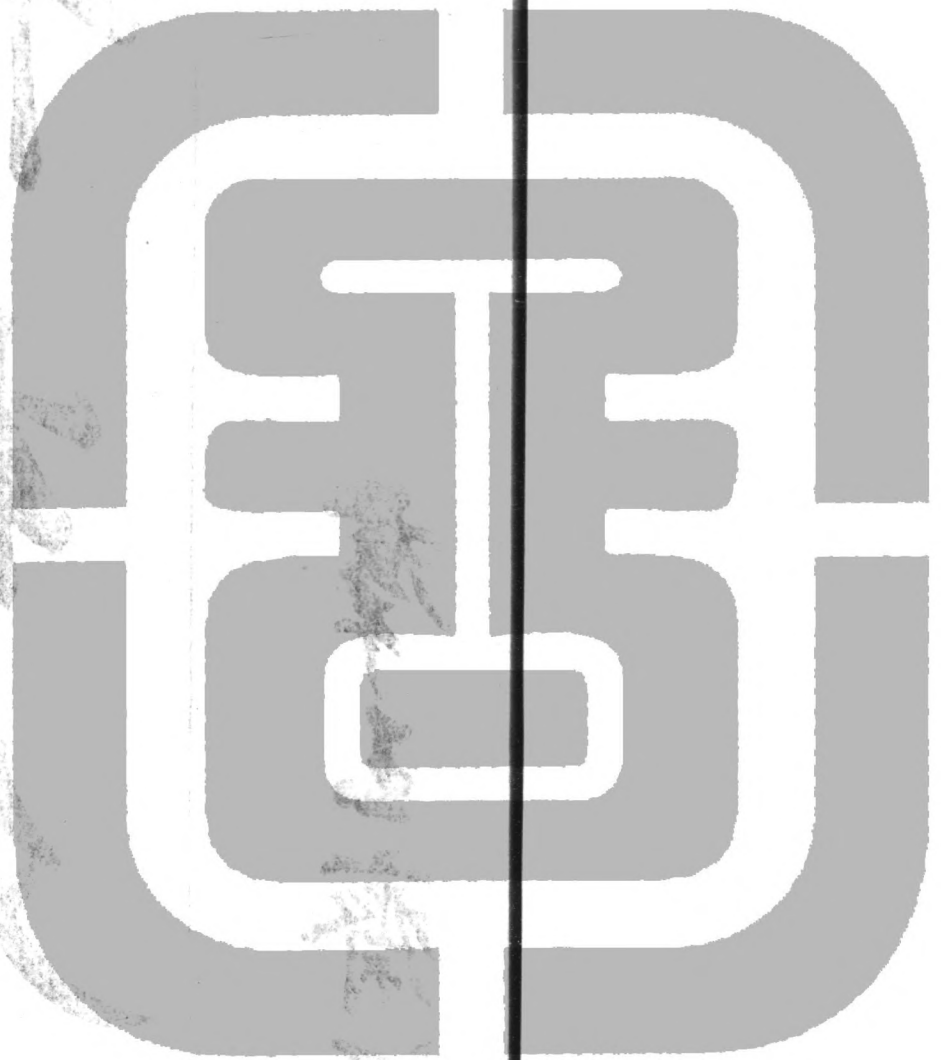




四行有山四照回

福水天

雙山照



同治己巳秋擺印

儒林外史

羣玉齋活字板



儒林外史序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數百千種而三國志西遊記水

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人樂得而觀

之余竊有疑焉稗官為史之支流善談稗官者可進

於史故其為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

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西遊元虛荒渺論

者謂為談道之書所云意馬心猿金公木母大抵心

即是佛之旨予弗敢知三國不盡合正史而就中魏

晉代禪依樣葫蘆天道循環可為纂弒者鑒其他蜀

同治己巳秋擺印

儒林外史

羣玉齋活字板

儒林外史序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數百千種而三國志西遊記水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人樂得而觀之余竊有疑焉稗官爲史之支流善談稗官者可進於史故其爲書亦必善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西遊元虛荒渺論者謂爲談道之書所云意馬心猿金公木母大抵心卽是佛之旨予弗敢知三國不盡合正史而就中魏晉代禪依樣葫蘆天道循環可爲篡弒者鑒其他蜀



與吳所以廢興存亡之故亦具可發人深省予何敢厚非至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干例禁乃言者津津誇其章法之奇用筆之妙且謂其摹寫人物事故卽家常日用米鹽瑣屑皆各窮神盡相畫工化工合爲一手從來稗官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其未見儒林外史一書乎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異元虛荒渺之談也其書以功名富貴爲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爲

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爲中流砥柱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傳云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是書有焉甚矣有水滸金瓶梅之筆之才而非若水滸金瓶梅之致爲風俗人心之害也則與其讀水滸金瓶梅不若讀儒林外史世有善讀稗官者當不河漢予言也夫

乾隆元年春二月閑齋老人序

儒林外史全傳目錄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喫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第九回

婁公子損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

第十三回

蘧駝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第十四回

蘧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第二十一回

身姓字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臥病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倪廷璽喪父娶妻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流大醉高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秦伯祠名士主祭

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讎

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掛解江都縣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血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

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鄉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閣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秦伯祠遺賢感舊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員占鳳皇池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意氣代友求名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尙書奉旨承祭

儒林外史第一回

說楔子數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岐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
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
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沈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
這一首詞也是个老生常談不過說人生富貴功名
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見了功名便捨著性命去求
他及至到手之後味同嚼蠟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
得破的雖然如此說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個嶽崎

磊落的人這人姓王名冕在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死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指供給他到村學堂裏去讀書看看三二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來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年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當的當了賣的賣了只靠著我替人家做些針指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僱在間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幾錢銀子你又有

現成飯喫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著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間壁秦老家秦老留著他母子兩個喫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著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裡打睡又有幾十夥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上飲水小哥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必遠去我老漢

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不少的每日早上還折兩個錢
與你買點心吃只是百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
謝了擾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
服口裏說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
晚歸免我懸望王冕應諾母親含着兩眼眼淚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黃昏回家跟着母親
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喫他便拏塊荷
葉包了來家遞與母親每日點心錢他也不買了喫
聚到一兩個月便偷個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闖學

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陰
樹下看彈指又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
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
了在綠草地上坐著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
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
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
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裡有
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
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

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
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
事我何不自畫他幾枝正存想間只見遠遠的一個
夯漢挑了一担食盒來手裏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掛
著一塊毡條來到柳樹下將壇鋪了食盒打開那邊
走過三個人來頭帶方巾一個穿寶藍夾紗直綴兩
人穿元色直綴都有四五十歲光景手搖白紙扇緩
步而來那穿寶藍直綴的是個胖子來到樹下尊那
穿元色的一个鬍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對

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來斟吃了一回那
胖子開口道危老先生回來了新買了住宅比京裏
鐘樓街的房子還大些值得二千兩銀子因老先生
要買房主人讓了幾十兩銀賣了圖个名望體面前
月初十搬家太尊縣父母都親自到門來賀留著吃
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那瘦子道縣
尊是壬午舉人乃危老先生門生這是該來賀的那
胖子道做親家也是危老先生門生而今在河南做
知縣前日小婿來家帶二斤乾鹿肉來見惠這一盤

就是了這一回小婿再去托做親家寫一封字來去
晉謁晉謁危老先生他若肯下鄉回拜也免得這些
鄉戶人家放了驢和猪在你我田裏吃糧食那瘦子
道危老先生要算一個學者了那鬍子說道聽見前
日出京時皇上親自送出城外攜著手走了十幾步
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辭子方纔上轎回去看這光景
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說个不了王
冕見天色晚了牽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
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
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
像只多著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纔從湖裏
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拏錢來
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好西孝敬母親一傳兩
兩傳三諸暨一縣都曉得是一個畫沒骨花卉的名
筆爭著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不在秦家了每日畫幾
筆畫讀古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歡喜
這王冕天性聰明年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
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但他性情不同既

儒林外史 五
不求官爵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又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濶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戴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濶衣執著鞭子口裏唱著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頑耍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著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農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見他長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愛他時時和他親熱邀在草堂裏坐著說話兒一日正和秦老坐

著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頭帶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叙禮坐下這人姓翟是諸暨縣一個頭役又是買辦因秦老的兒子秦大漢拜在他名下叫他乾爺所以常時下鄉來看親家秦老慌忙叫兒子烹茶殺雞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過姓名那翟買辦道只位王相公可就是會畫沒骨花的麼秦老道便是了親家你怎得知道翟買辦道縣裏人那个不曉得因前日本縣老爺吩咐要畫二十四副花卉冊頁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聞有王

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徑來尋親家今日有緣遇著王相公是必費心大筆畫一畫在下半个月後下鄉來取老爺少不得還有幾兩潤筆的銀子一併送來秦老在傍著實攛掇王冕屈不過秦老的情只得應諾了回家用心用意畫了二十四副花卉都題了詩在上面翟頭役稟過了本官那知縣時仁發出二十四兩銀子來翟買辦扣剋了十二兩只拏十二兩銀子送與王冕將冊頁取去時知縣又辦了幾樣禮物送與危素作候問之禮危素受了禮物只把這本冊頁

看了又看愛玩不忍釋手次日備了一席酒請時知縣來家致謝當下寒暄已畢酒過數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臺所惠冊頁花卉還是古人的呢還是現在人畫的時知縣不敢隱瞞便道這就是門生治下一个鄉下農民叫做王冕年紀也不甚大想是纔學畫幾筆難入老師的法眼危素歎道我學生出門久了故鄉有如此賢士竟坐不知可爲慚愧此兄不但才高胷中見識大是不同將來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臺可以約他來此相會一會麼時知縣道這

儒林外史
七
个何難門生出去卽遣人相約他聽見老師相愛自然喜出望外了說罷辭了危素回到衙門差翟買辦持个侍生帖子去約王冕翟買辦飛奔下鄉到秦老家邀王冕過來一五一十向他說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動頭翁上覆縣主老爺說王冕乃一个農夫不敢求見這尊帖也不敢領翟買辦變了臉道老爺將帖請人誰敢不去况這件事原是我照顧你的不然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花論理見過老爺還該重重的謝我一謝纔是如何走到這裡茶也不見你一杯却

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見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爺難道老爺一縣之主叫不動一个百姓麼王冕道頭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爲了事老爺掣票子傳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將帖來請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願去老爺也可以相諒翟買辦道你都說的是甚麼話票子傳着倒要去帖子請著倒不去這不是不識抬舉了秦老勸道王相公也罷老爺拿帖子請你自然是好意你同親家去走一回罷自古道滅門的知縣你和他拗些甚麼王冕道秦老爺

頭翁不知你是聽見我說過的不見那段干木泄柳
的故事麼我是不願去的翟買辦道你這是難題目
與我做叫拏甚麼話去回老爺秦老道這個果然也
是兩難若要去時王相公又不肯若要去親家又
難回話我如今倒有一法親家回縣裏不要說王相
公不肯只說他抱病在家不能就來一兩日間好了
就到翟買辦道害病句就要取四鄰的甘結彼此爭
論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飯與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
出去問母親秤了三錢二分銀子送與翟買辦做差

錢方纔應諾去了回覆知縣知縣心裏想道這小廝
那裏害甚麼病想是翟家這奴才走下鄉狐假虎威
着實恐嚇了他一場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的人害
怕不敢來了老師既把這個人託我我若不把他就
叫了來見老師也惹得老師笑我做事疲軟我不如
竟自己下鄉去拜他他看見賞他臉面斷不是難爲
他的意思自然大著胆見我我就便帶了他來見老
師却不是辦事勤敏又想道一個堂堂縣令屈尊去
拜一個鄉民惹得衙役們笑話又想道老師前日口

氣甚是敬他老師敬他十分我就該敬他一百分況且屈尊敬賢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贊一篇這是萬古千年不朽的勾當有甚麼做不得當下定了主意次早傳齊轎夫也不用全副執事只帶八個紅黑帽夜役軍牢翟買辦扶著轎子一直下鄉來鄉里人聽見鑼響一个个扶老攜幼挨擠了看轎子來到王冕門首只見七八間草屋一扇白板門緊緊關著翟買辦搶上幾步忙去敲門敲了一會裏面一个婆婆拄著拐杖出來說道不在家了從清早晨牽牛出去飲

水尙未回來翟買辦道老爺親自在這裏傳你家兒子說話怎的慢條斯理快快說在那裏我好去傳那婆婆道其實不在家了不知在那裏說畢關著門進去了說話之間知縣轎子已到翟買辦跪在轎前稟道小的傳王冕不在家裏請老爺龍駕到公館裏略坐一坐小的再去傳扶著轎子過王冕屋後來屋後橫七豎八幾稜窄田埂遠遠的一面大塘塘邊都栽滿了榆樹桑樹塘邊那一望無際的幾頃田地又有一坐山雖不甚大却青葱樹木堆滿山上約有一里

多路彼此叫呼還聽得見知縣正走著遠遠的有個
牧童倒騎水牯牛從山嘴邊轉了過來翟買辦趕將
上去問道秦小二漢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牽了
牛在那裏飲水哩小二道王大叔麼他在二十里路
外王家集親家家吃酒去了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
替他趕了來家翟買辦如此這般稟了知縣知縣變
著臉道既然如此不必進公館了卽回衙門去罷時
知縣此時心中十分惱怒本要立即差人拏了王冕
來責懲一番又想恐怕危老師說他暴躁且忍口氣

回去慢慢向老師說明此人中抬舉再處置他也不
不遲知縣去了王冕並不曾違行卽時走了來家秦
老過來抱怨他道你方纔也太執意了他是一縣之
主你怎的這樣怠慢他王冕道老爺請坐我告訴你
時知縣倚著危素的勢要在這裏酷虐小民無所不
爲這樣的人我爲甚麼要相與他但他這一番回去
必定向危素說危素老羞變怒恐要和我計較起來
我如今辭別老爺收拾行李到別處去躲避幾時只
是母親在家放心不下母親道我兒你歷年賣詩賣

畫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柴米不愁沒有我雖
年老又無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時不妨你又
不會犯罪難道官府來拏你的母親去不成秦老道
這也說得有理况你埋沒在這鄉村鎮上雖有才學
誰人是識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處或者走出些遇
合來也不可不知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
老漢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王冕拜謝了秦老秦老又
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來替王冕送行吃了半夜酒
回去次日五更王冕起來收拾行李吃了早飯恰好

秦老也到王冕拜辭了母親又拜了秦老兩拜母子
洒淚分手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行李秦老手提一个
小白燈籠直送出村口洒淚而別秦老手拿燈籠跔
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著了方纔回去王冕一路風
餐露宿九十里大跔七十里小跔一徑來到山東濟
南府地方這山東雖是近北省分這會城却也人物
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處盤費用盡了只得租
个小菴門面屋賣卜測字也畫兩張沒骨的花卉貼
在那裏賣與過往的人每日問卜賣畫到也擠个不

開彈指間過了半年光景濟南府裏有幾個俗財主也愛王冕的畫時常要買又自己不來遣幾個粗夯小廝動不動大呼小叫鬧的王冕不得安穩王冕心不耐煩就畫了一條大牛貼在那裏又題幾句詩在上含着譏刺也怕從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個地方那日清早纔坐在那裏只見許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過也有挑着鍋的也有籬担內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黃肌瘦衣裳襤褸過去一陣又是一陣把街上都塞滿了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錢的問其所以

都是黃河沿上的州縣被河水決了田廬房舍盡行漂沒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覓食王冕見此光景過意不去歎了一口氣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了我還在這裏做甚麼將些散碎銀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舊回家入了浙江境纔打聽得危素已還朝了時知縣也陞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見母親看見母親康健如常心中歡喜母親又向他說秦老許多好處他慌忙打開行李取出一匹繭紬一包耿餅拏過去拜謝了秦老秦老又

備酒與他洗塵自此王冕依舊吟詩作畫奉養母親
又過了六年母親老病臥床王冕百方延醫調治總
不見效一日母親吩咐王冕道我眼見得不濟事了
但這幾年來人都在我耳根前說你的學問有了該
勸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見
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況你的性情高傲
倘若弄出禍來反爲不美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
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墳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
眼也閉王冕哭着應諾他母親淹淹一息歸天去了

王冕擗踊哀號哭得那鄰舍之人無不落淚又虧秦
老一力幫襯制備衣衾棺槨王冕負土成墳三年苦
塊不必細說到了服闋之後不過一年有餘天下就
大亂了方國珍據了浙江張士誠據了蘇州陳友諒
據了湖廣都是些草竊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
滁陽得了金陵立爲吳王乃是王者之師提兵破了
方國珍號令全浙鄉村鎮市並無騷擾一日日中時
分王冕正從母親墳上拜掃回來只見十幾騎馬竟
投他村裏來爲頭一人頭戴武巾身穿團花戰袍白

淨面皮三絡髭鬚真有龍鳳之表那人到門首下了馬向王冕施禮道動問一聲那裏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這裏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來晉謁吩咐從人都下了馬屯在外邊把馬都繫在湖邊柳樹上那人獨和王冕攜手進到屋裏分賓主施禮坐下王冕道不敢拜問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臨這鄉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號滁陽王而今據有金陵稱爲吳王的便是因平方國珍到此特來拜訪先生王冕道鄉民肉眼不識原來

就是王爺但鄉民一介愚人怎敢勞王爺貴步吳王道孤是一個粗鹵漢子今得見先生儒者氣像不覺功利之見頓消孤在江南卽慕大名今來拜訪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後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若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不見方國珍麼吳王歎息點頭稱善兩人促膝談到日暮那些從者都帶有乾糧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麵餅炒了一盤韭菜自捧出來陪著吳王吃

了稱謝教誨上馬去了這日秦老進城回來問及此事王冕也不會說就是吳王只說是軍中一個將官向年在山東相識的故此來看我一看說著就罷了不數年間吳王削平禍亂定鼎應天天下統一統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鄉村人各各安居樂業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進城裏回來向王冕道危老爺已自問了罪發在和州去了我帶了一本邸抄來與你看王冕接過來看纔曉得危素歸降之後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稱老臣太祖大怒發往和州守余闕墓去了此一條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王冕指與秦老看道這個法却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說著天色晚了下來此時正是初夏天時乍熱秦老在打麥場上放下一張卓子兩人小飲須臾東方月上照耀得如同萬頃玻璃一般那些眠鷗宿鷺聞然無聲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著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

有厄話猶未了忽然起一陣怪風刮的樹木都颼颼

的響水面上的禽鳥格格驚起了許多王冕同秦老
嚇的將衣袖蒙了臉少頃風聲略定睜眼看時只見
天上紛紛有百十个小星都墜向東南角上去了王
冕道天可憐見降下這一夥星君去維持文運俄們
是不及見了當夜收拾家伙各自歇息自此以後時
常有人得說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徵聘王冕
出來做官初時不在意裏後來漸漸說的多了王冕
並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連夜逃往會稽山中半年
之後朝廷果然遣一員官捧著詔書帶領許多人將

著綵緞表裡來到秦老門首見秦老八十多歲鬚鬢
皓然手扶拄杖那官與他施禮秦老讓到草堂坐下
那官問道王冕先生就在這莊上麼而今皇恩授他
咨議參軍之職下官特地捧詔而來秦老道他雖是
這里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秦老獻過了茶領那
官員走到王冕家推開了門見蠨蛸滿室蓬蒿滿徑
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歎息了一回仍舊捧
詔回旨去了王冕隱居在會稽山中並不自言姓名
後來得病去世山鄰斂些錢財葬于會稽山下是年

秦老亦壽終於家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著王冕都稱他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這不過是個楔子下面還有正文

元人雜劇開卷率有楔子楔子者借他事以起引所記之事也然與本事毫不相涉則是庸手俗筆隨意填湊何以見筆墨之妙乎作者以史漢才作爲稗官觀楔子一卷全書之血脈經絡無不貫穿玲瓏真是不肯浪費筆墨

功名富貴四字是全書第一着眼處故開口即叫

破卻只輕輕點逗以後千變萬化無非從此四个字現出地獄變相可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穿濶衣戴高帽嘆黃河北流都是王元章本傳內事用來都不着形跡

功名富貴人所必爭王元章不獨不要功名富貴並且躲避功名富貴不獨王元章躲避功名富貴元章之母亦生怕功名富貴嗚呼是真其性與人殊歟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原有一種不食煙火之人難與世間人同其嗜好耳

翟買辦替時知縣辦事時知縣替危老師辦事各人辦各人的事元章非其注意之人也世有窮書生得納交于知縣詡詡然自謂人生得一知己死可不恨者安知其不因危老師而來也

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書中諸人之影子其所談論又是全部書中言辭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有大關係

學畫荷花便有雨霽湖光一段將謫星辰便有露涼夜靜一段文筆異樣烘染

秦老是極有情的人卻不讀書不做官而不害其爲正人君子作者于此寄慨不少

儒林外史第一回

儒林外史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個鄉村叫做薛家集這集上有百十來人家都是務農爲業村口一個觀音庵殿宇三間之外另還有十幾間空房子後門臨著水次這庵是十方的香火這得一個和尚住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這庵裏來同議那時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時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約齊了都到庵裏來議鬧龍燈之事到了早飯時候爲頭

的申祥甫帶了七八個人走了進來在殿上拜了佛和尙走來與諸位見節都還過了禮申祥甫發作和尚道和尙你新年新歲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點勤些阿彌陀佛受了十方的錢鈔也要消受又叫諸位都來看看這琉璃燈內只得半琉璃油指著內中一個穿齊整些的老翁說道不論別人只這一位荀老爺三十晚裏還送了五十斤油與你白白給你炒菜吃全不敬佛和尙陪著小心等他發作過了拏一把鉛壺撮了一把苦丁茶葉倒滿了水在火上燎的滾

熱送與眾位吃荀老爺先開口道今年龍燈上廟我們戶下各家須出多少銀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親家來一同商議正說著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兩隻紅眼邊一副鍋鐵臉幾根黃鬍子歪戴著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簍一搬手裡拿著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和眾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舊年新叅的總甲夏總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尙道和尙把我的驢牽在後園槽上卸了鞍子將些草喂的飽飽的我議完了事還要

到縣門口黃老爺家吃年酒去哩吩咐過了和尚把腿蹺起一隻來自己拏拳頭在腰上只管捶捶著說道俺如今到不如你們務農的快恬了想這新年大節老爺衙門裏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來我怎好不去賀節每日騎着這個驢上縣下鄉跑得昏頭暈腦打緊又被這瞎眼的亡人在路上打个前失把我跌了下來跌的腰膀生疼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備了个豆腐飯邀請親家想是有事不得來了夏總甲道你還說哩從新年這七八日何會得一个閒恨

不得長出兩張嘴來還吃不退就像今日請我的黃老爺他就是老爺面前站得起來的班頭他抬舉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黃老爺我聽見說他從年裡頭就是老爺差出去了他家又無兄弟兒子却是誰做主人夏總甲道你又不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爺請李老爺家房子褊窄所以把席擺在黃老爺家大廳上說了半日纔講到龍燈上夏總甲道這樣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煩管了從前年年是我做頭眾人寫了功德賴着不拿出來不知

累俺賠了多少况今年老爺衙門裏頭班句二班句西班句快班家家都興龍燈我料想看个不了那得功夫來看鄉裏這條把燈但你們說了一場我也少不得搭个分子任憑你們那一位做頭像這荀老爺田地廣糧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們各家照分子派這事就舞起來了衆人不敢違拗當下捺着姓荀的出了一半其餘眾戶也派了共二三兩銀子寫在紙上和尙捧出茶盤雲片糕紅棗和些瓜子豆付乾栗子雜色糖擺了兩桌尊夏老爺坐在首席斟上茶來

申祥甫又說孩子大了今年要請一个先生就是這觀音庵裏做个學堂衆人道俺們也有好幾家孩子要上學只這申老爺的令郎就是夏老爺的令婿夏老爺時刻有縣主老爺的牌票也要人認得字只是這個先生須是要城裏去請纔好夏總甲道先生倒有一个你道是誰就是咱衙門裏戶總科提控顧老相公家請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進年紀六十多歲前任老爺取過他个頭名却還不會中過學顧老相公請他在家裏三二年頭他家顧小舍人去

年就中了學和咱鎮上梅三相一齊中的那日從學裏師爺家迎了回來小舍人頭上戴著方巾身上披著大紅紬騎著老爺棚子裏的馬大吹大打來到家門口俺合衙門的人都攔著街遞酒落後請將周先生來顧老相公親自奉他三杯尊在首席點了一本戲是梁灝八十歲中狀元的故事顧老相公爲這戲心裏還不大喜歡樂後戲文內唱到梁灝的學生卻

是十七八歲就中了狀元顧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兒子發兆方纔喜了你們若要先生俺替你吧周先生請來眾人都說是好吃完了茶和尚又下了一筋牛肉麵吃了各自散訖次日夏總甲果然替周先生說了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尚家代飯約定燈節後下鄉正月二十開館到了十六日眾人將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備酒飯請了集上新進學的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著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巳牌時候周先生纔來聽得門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進來眾人看周進時頭戴一頂舊毡帽身穿元色紬舊直綴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

了腳下一雙舊大紅紬鞋黑瘦面皮花白鬍子申祥甫拱進堂屋梅玖方纔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周進就問此位相公是誰衆人道這是我們集上在座的梅相公周進聽了謙讓不肯僭梅玖作揖梅玖道今日之事不同周進再三不肯衆人道論年紀也是周先生長先生請老實些罷梅玖回顧頭來向衆人道你衆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只是今日不同還是周長兄請上原來明朝士大夫稱儒學生員叫做朋友稱童生是小

友比如童生進了學不怕十幾歲也稱爲老友若是不進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就如女兒嫁人的嫁時稱爲新娘後來稱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與人家做妾就到頭髮白了還要喚做新娘閒話休題周進因他說這樣話到不同他讓了竟僭著他作了揖衆人都作過揖坐下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裏有兩枚生紅棗其餘都是清茶吃過了茶擺兩張桌子杯筋尊周先生首席梅相公二席衆人序齒坐下斟上酒來周進接酒在手向衆人謝了擾一

飲而盡隨即每桌擺上八九個碗乃是豬頭肉公雞
鯉魚肚肺肝腸之類叫一聲請一齊舉筋却如風捲
殘雲一般早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時一筋也不會
下申祥甫道今日先生爲甚麼不用肴饌却不是上
門怪人揀好的遞了過來周進攔住道實不相瞞我
學生是長齋眾人道這個倒失于打點卻不知先生
因甚吃齋周進道只因當年先母病中在觀音菩薩
位下許的如今也吃過十幾年了梅玖道我因先生
吃齋倒想起一個笑話是前日在城裏我那案伯顧

老相公家聽見他說的有個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
詩眾人都停了筋聽他念詩他便念道一字秀才

二字吃長齋三字鬍鬚滿腮四字經書不揭開五字

紙筆自己安排六字明年不請我自來七字念罷說

道像我這周長兄如此大才豈是不齋的了又掩著
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長齋鬍鬚滿腮竟被他說
一個著說罷哈哈大笑眾人一齊笑起來周進不好
意思申祥甫連忙斟一杯酒道梅三相該敬一杯顧
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梅玖道我不知道該

罰該罰但這個話不是爲周長兄他說明了是個秀才但這吃齋也是好事先年俺有一個母舅一口長齋後來進了學老師送了丁祭的肥肉來外祖母道丁祭肉若是不吃聖人就要計較了大則降災小則害病只得就開了齋俺這周長兄只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肥肉送來不怕你不開哩衆人說他發的利市好同斟一杯送與周先生預賀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只得承謝衆人將酒接在手裏厨下捧出湯點來一大盤實心饅頭一盤油煎的杠子

火燒衆人道這點心是素的先生用幾個周進怕湯不潔淨討了茶來喫點心內中一人問申祥甫道你親家今日在那裏何不來陪先生坐坐申祥甫道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吃酒去了又一个人道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爹手裏著實跑起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班牙黃老爺當初也在這些事裏頑耍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裏房子蓋的像天宮一般好不熱鬧荀老爹向申祥甫道你親家自從當了門戶時運也算走順風再過兩年

只怕也要弄到黃老爹的意思哩申祥甫道他也要算停當的了若想到黃老爹的地步只怕還有做幾年的夢梅相公正喫著火燒接口道做夢倒也有些准哩因問周進道長兄這些年考校可曾得个甚麼夢兆周進道倒也沒有梅玖道就是徼倖的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夢見在一个極高的山上天上的日頭不差不錯端端正正掉了下來壓在我頭上驚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頭就像還有些熱彼時不知甚麼原故如今想來好不有準子是一心喫完又斟

了一巡酒直到上燈時候梅相公同眾人別了回去申祥甫拿出一副藍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觀音庵歇宿向和尚說定館地就在後門裏這兩間屋內直到開館那日申祥甫同着眾人領了學生來七長八短幾個孩子拜見先生眾人各自散了周進上位教書晚問學生家去把各家贄見拆開來看只有荀家是一錢銀子另有八分銀子代茶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來個錢的合攏了不勾一個月飯食周進一總包了交與和尚收着再算那些孩子就

像蠢牛一般一時照顧不到就溜到外邊去打瓦踢毬每日淘氣不了周進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導不覺兩個多月天氣漸暖周進喫過午飯開了後門出來河沿上望望雖是鄉村地方河邊却也有幾樹桃花柳樹紅紅綠綠間雜好看了一回只見濛濛的細雨下將起來周進見下雨轉入門內望著雨下在河裏煙籠遠樹景致更妙這雨越下越大却見上流頭一隻船冒雨而來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蘆蓆蓬所以怕雨將近河岸看時中艙坐著一個人船尾坐著兩個從人船頭上放著一担食盒將到岸邊那人連呼船家泊船帶領從人走上岸來周進看那人時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緞直裰腳下粉底皂靴三絛髭鬚約有三十多歲光景走到門口與周進舉一舉手一直進來自己口裏說道原來是個學堂周進跟了進來作揖那人還了個半禮道你想就是先生了周進道正是那人問從者道和尚怎的不見說著和尚忙走了出來道原來是王老爹請坐僧人去烹茶來向著周進道這王老爹就是前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

儒林外史
著我去拏茶那王舉人也不謙讓從人擺了一條櫈子就在上首坐了周進下面相陪王舉人道你這位先生貴姓周進知他是個舉人便自稱道晚生姓周王舉人道去年在誰家作館周進道在縣門口顧老相公家王舉人道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師手裏會考過一個案首的說這幾年在顧二哥家做館不差周進道俺這顧東家老先生也是相與的王舉人道顧二 是俺戶下冊書又是拜盟的好弟兄須臾和尚獻上茶來喫了周進道老先生的硃卷是晚生熟讀過的後面兩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王舉人道那兩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進道老先生又過謙了卻是誰作的呢王舉人道雖不是我作的卻也不是人作的那時頭場初九日天色將晚第一篇文章還不會做完自己心裏疑惑說我平日筆下最快今日如何遲了正想不出來不覺磕睡上來伏着號板打一個盹只見五个青臉的人跳進號來中間一人手裏拿着一枝大筆把俺頭上點了一點就跳出去了隨即一個戴紗帽紅袍金帶的人揭簾子進來把

儒林外史
二
俺拍了一下說道王公請起那時弟嚇了一跳通身
冷汗醒轉來拏筆在手不知不覺寫了出來可見貢
院裏鬼神是有的弟也曾把這話回稟過大主考座
師座師就道弟該有鼎元之分正說得熱鬧一個小
學生送做來批周進叫他閣著王舉人道不妨你只
管去批做俺還有別的事周進只得上位批做王舉
人吩咐家人道天已黑子雨又不住你們把船上的
食盒挑了上來叫和尚拿升米做飯船家叫他伺候
着明日早走向周進道我方纔上墳回來不想遇着

雨就閣一夜說着就猛然回頭一眼看見那小學生
的做紙上的名字是荀玫不覺就喫了一驚一會兒
啞嘴弄唇的臉上做出許多怪物像周進又不好問
他批完了做依舊陪他坐着他就問道方纔這小學
生幾歲了周進道他纔七歲王舉人道是今年纔開
蒙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進道這名字不是晚生
起的開蒙的時候他父親央及集上新進梅朋友替
他起名梅朋友說自己的名字叫做玖也替他起個
王傍的名字發發兆將來好同他一樣的意思王舉

人笑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弟今年正月初一日
夢見看會試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那第三名
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弟正疑惑我縣裏沒有這一
個姓荀的孝廉誰知竟同着這個小學生的名字難
道和他同榜不成說罷就哈哈大笑起來道可見夢
作不得准況且功名大事總以文章爲主那裏有甚
麼鬼神周進道老先生夢也竟有準的前日晚生初
來會著集上梅朋友他說也是正月初一日夢見一
个大紅日頭落在他頭上他這年就飛黃騰達的王

舉人道這話更作不得準了比如他進過學就有日
頭落在他頭上像我這發過的不該連天都掉下來
是俺頂着的了彼此說着閒話掌上燈燭管家捧上
酒飯雞魚鴨肉堆滿春臺王舉人也不讓周進自己
坐著喫了收下碗去落後和尙送出周進的飯來一
碟老茶葉一壺熱水周進也喫了叫了安置各自歇
宿次早天色已晴王舉人起來了洗臉穿好衣服拱
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雞骨頭鴨翅勝魚刺
瓜子殼周進昏頭昏惱掃了一早晨自這一番之後

一薛家集的人都曉得荀家孩子是縣裏王舉人的
進士同年傳爲笑話這些同學的孩子趕着他就不
叫荀玫了都叫他荀進士各家父兄聽見這話都各
不平偏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說他是個封翁太老
爺把個荀老爹氣得有口難分申祥甫背地裏又向
衆人道那里是三舉人親口說這番話這就是周先
生看見我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幾個錢捏造出這
話來奉承他圖他個逢時遇節他家多送兩個盒子
俺前日聽見說荀家炒了些麵筋豆腐干送在庵裏

又送了幾回饅頭火燒就是這些原故了衆人都不
喜歡以此周進安身不牢因是礙着夏總甲的面皮
不好辭他將就混了一年後來夏總甲也嫌他貳頭
貳惱不知道常來承謝由着衆人把周進辭了來家
那年卻失了館在家日食艱難一日他姊丈金有餘
來看他勸道老舅莫怪我說你這讀書求功名的事
料想也是難了人生世上難得的是這碗現成飯只
管種不種莠不莠的到幾時我如今同了幾個大本
錢的人到省城去買貨差一個記賬的人你不如同

我們去走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夥內還是少了你
喫的穿的周進聽了這話自己想癱子掉在井裏撈
起來也是坐有甚虧負我隨即應允了金有餘擇个
吉日同一夥客人起身來到省城襍貨行裡住下周
進無事閒着街上走走看見紛紛的工匠都說是修
理貢院周進跟到貢院門口想挨進去看看被看門的
大鞭子打了出來晚間向姐夫說要去看看金有餘
只得用了幾個小錢一夥客人都也同了去看看又央
及行主人領着行主人走進頭門用了錢的並無攔
阻到了龍門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這是相公們進
的門了進去兩邊號房門行主人指道這是天字號
了你自進去看看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號板擺的
齊齊整整不覺眼睛裡一陣酸酸的長嘆一聲一頭
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只因這一死有分教
累年蹭蹬忽然際會風雲終歲淒涼竟得高懸月日
未知周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功名富貴四字是此書之大主腦作者不惜千變
萬化以寫之起首不寫王侯將相却先寫一夏總

甲夫總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貴而彼意氣揚揚欣然自得頗有官到尙書吏到都的景象牟尼之所未謂三千大千世界莊子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文筆之妙乃至於此
梅三相顧影自憐得意極矣不知天地間又有王爺大爺在甚矣功名富貴甯有等級耶
一場中鬼跳是假夢荀玫同榜乃真夢也偏于假夢說得鑿鑿可據轉以真夢爲不足信活活寫出妄庸子心術性情

周進乃一老腐迂儒觀其胷中只知喫觀音齋念念王舉人的墨卷則此外一無所有可知矣

從喫齋引出做夢又以梅玖之夢掩映王惠之夢文章羅絡勾聯有五花八門之妙

書中並無黃老爹李老爹顧老相公也者據諸人口中津津言之若實有其人在者然非深于史記筆法者未易辦此

金有餘云人生在世難得的是一碗現成飯此語能令千古英雄豪傑同聲一哭蓋不獨吹簫之大

夫垂鈎之王孫爲淒涼獨絕人也到省買貨極尋常之事偏偏遇着修理貢院何其情事逼真乃爾

儒林外史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話說周進在省城要看貢院金有餘見他真切只得用幾個小錢同他去看。不想纔到天字號就撞死在地下。衆人多慌了，只道一時中了惡行主人道：「想是這貢院裏久沒有人到，陰氣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惡金有餘道：「賢東我扶着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裏，借口開水來灌他。」一灌，行主人應諾取了水來。三、四個客人一齊扶着灌了下去，喉嚨裡咯咯的響了一

聲吐出一口稠涎來眾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來周進看着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眾人勸着不住金有餘道你看這不是瘋了麼好好到貢院來耍你家又不死了人爲爲甚麼這號淘痛也是的周進也不聽見只管伏着號板哭個不住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哭的衆人心裏都悽慘起來金有餘見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那裏肯起來哭了一陣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眾人七

手八腳將他扛抬了出來貢院前一個茶棚子裏坐下勸他喫了一碗茶猶自索鼻涕彈眼淚傷心不止內中一個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爲甚到了這裏這等大哭起來却是哭得利害金有餘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這舍舅本來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也不會做得一個今日看見貢院就不覺傷心起來自因這一句話道着周進的真心事於是不顧眾人又放聲大哭起來又一個客人道論這事只該怪我們金老客周相公既是斯文人

爲甚麼帶他出來做這樣的事金有餘道也只爲赤
貧之士又無館做沒奈何上了這一條路又一個客
人道看令舅這個光景畢竟胸中才學是好的因沒
有人識得他所以受屈到此田地金有餘道他才學
是有的怎奈時運不濟那客人道監生也可以進場
周相公既有才學何不捐他一個監進場中了也不
枉了今日這一番心事金有餘道我也是這般想只
是那裏有這一注銀子此時周進哭的住了那客人
道這也不難現放着我這幾個弟兄在此每人拿出

幾十兩銀子借與周相公納監進場若中了做官那
在我們這幾兩銀子就是周相公不還我們走江湖
的人那裏不破掉了幾兩銀子何況這是好事你眾
位意下如何眾人一齊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見義
不爲是爲無勇俺們有甚麼不肯只不知周相公可
肯俯就周進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
驢變馬也要報効爬到地下就磕了幾個頭眾人還
下禮去金有餘也稱謝了眾人又吃了幾碗茶周進
再不哭了同眾人說說笑笑回到行裏次日四位客

儒林外史 第二回
人果然備了二百兩銀子交與金有餘一切多的使費都是金有餘包辦周進又謝了眾人和金有餘行主人替周進備一席酒請了眾位金有餘將着銀子上上藩庫討出庫收來正直宗師來省錄遺周進就錄了个貢監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進頭場見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覺喜出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字做的花團錦簇一般出了場仍舊住在行裏金有餘同那幾個客人還不會買完了貨直到放榜那日巍然中了眾人各各歡喜一齊回到汶

上縣拜縣父母學師典史那晚生帖子上門來賀汶上縣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忙了个把月申祥甫聽見這事在薛家集斂了分子買了四隻雞五十个蛋和些炒米歡團之類親自上縣來賀喜周進畱他喫了酒飯去荀老爹賀禮是不消說了看看上京會試盤費衣服都是金有餘替他設處到京會試又中了進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屬在萬三年陞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這周學道雖也請了幾個看文章的相公卻自心裏想道我在這裏

面喫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不可聽著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廣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掛牌先考了兩場生員第三場是南海番禺兩縣童生周學道坐在堂上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也有小的也有老的儀表端正的獐頭鼠目的衣冠齊楚的藍縷破爛的落後點進一個童生來面黃飢瘦花白鬍鬚頭上戴一頂破氈帽廣東雖是地氣溫暖這時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還穿著麻布直綴凍得乞乞縮縮接了卷子下去歸號周學道

看在心裏封門進去出來放頭牌的時節坐在上面只見那穿麻布的童生上來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爛了在號裏又扯破了幾塊周學道看看自己身上緋袍金帶何等輝煌因翻一翻點名冊問那童生道你就是范進范進跪下道童生就是學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范進道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童生實年五十四歲學道道你考過多少回數了范進道童生二十歲應考到今考過二十餘次學道道如何總不進學范進道總因童生文字荒謬所以各位老大

爺不會賞取周學道道這也未必盡然你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細細看范進磕頭下去了那時天色尙早並無童生交卷周學道將范進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徧心裏不喜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些甚麼話怪不得不進學丟過一邊不看了又坐了一會還不見一個人來交卷心裏又想道何不把范進的卷了再看一徧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志從頭至尾又看了一徧覺得有些意正要思再看看卻有一個童生來交卷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爺面試學道和

顏道你的文字已在這裏了又面試些甚麼那童生道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學道變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說話看不得了左右的趕了出去一聲吩咐過了兩傍走過幾個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脖子一路跟頭叉到大門外周學道雖

然趕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來看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還清通學道道把他低低的進了學罷因取過筆來在卷子尾上點了一點做个記認又取過范進卷子來看看罷不覺嘆息道這樣文字連我看一兩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後纔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筆細細圈點卷面上加了三圈卽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過來填了第二十名將各卷彙齊帶了進去發出案來范進是

第一謁見那日着實贊揚了一回點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勵了幾句用心舉業休學雜覽的話鼓吹送了出去次日起馬范進獨自送在三十里之外轎前打恭周學道又叫到跟前說道龍頭屬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卽在此科一定發達我復命之後在京專候范進又磕頭謝了起來立著學道轎子一擁而去范進立著直望見門鎗影子抹過前山看不見了方纔回到下處謝了房主人他家離城還有四十五里路連夜回來拜見母親家裏住着一

間草屋一厦披子門外是個茅草棚正屋是母親住着妻子住在房披裏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戶的女兒范進進學回家母親妻子俱各歡喜正待燒鍋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拿着一副大腸和一瓶酒走了進來范進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戶道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積了甚麼德帶挈你中了個相公我所以帶個酒來賀你范進唯唯連聲叫渾家把腸子煮了盪起酒來在茅草棚下坐着母親自和媳婦在廚下造飯胡屠戶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比如我這行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們跟前粧大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你是一個爛忠厚沒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范進道岳父見教的是胡屠戶又道親家母也來這裏坐着吃飯老人家每日小菜飯想也

難過我女孩兒也喫些自從進了你家門這十幾年不知豬油可曾喫過兩三回哩可憐可憐說罷婆媳兩個都來坐著契了飯喫到日西時分胡屠戶吃的醺醺的這里母子兩個千恩萬謝屠戶橫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次日范進少不得拜拜鄉隣魏好古又約了一班同案的朋友彼此來往因是鄉試年做了幾個文會不覺到了六月盡間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沒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不要

失了你前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蝦蟆想喫起天鵝肉來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捨與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拋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喫起早收了這心明年在我們行事裏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

是正經你問我借盤纏我一天殺一個猪還賺不得錢把銀子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裏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風一頓夾七夾八罵的范進摸門不着辭了丈人回來自心裏想宗師說我火候已到自古無場外的舉人如不進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幾個同案商議瞞着丈人到城裏鄉試出了場即便回家家裏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到出榜那日家裏沒有早飯米母親吩咐范進道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雞你快拿集上去賣了買幾升米來

煮餐粥吃我已餓的兩眼都看不見了范進慌忙抱了雞走出門去纔去不到兩個時候只聽得一片聲的鑼嚮三匹馬闖將來那三个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范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裏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纔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着要喜錢正在炒鬧又是幾匹馬二報三報到了擠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滿了鄰居都來了擠着看老太太沒

奈何只得央及一個鄰居去尋他兒子那鄰居飛奔到集上一地裏尋不見直尋到集東頭見范進抱着雞手裏插個草標一步一踱的東張西望在那尋裏人買鄰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你恭喜中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范進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着頭往前走鄰居見他不埋走上來就要奪他手裏的雞范進道你奪我的雞怎你的又不買鄰居道你中了舉了叫你家去打發報子哩范進道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要賣這雞去救命爲甚麼拿這話來

混我我又不同你頑你自回去罷莫悞了我賣雞鄰居見他不信劈手把雞奪了攢在地下一把拉了回來報錄人見了道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擁着他說話范進三兩步走進屋裏來見中間報帖已經升挂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范進不看便罷看過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着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醒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

起來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說
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唬了一跳走出
大門不多路一腳踹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
兩手黃泥淋漓漓一身的水平眾人拉他可住拍着
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眾人大眼望小眼一齊道
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老太太哭道怎生這樣苦命
的事中了一個甚麼舉人就得了這個拙病這一瘋
了幾時纔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
得了這樣的病卻是如何是好眾鄰居勸道老太太

不要心慌我們而今且派兩個人跟定了范老爺這
裏眾人家裏拏些雞蛋酒米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
爹們再爲商酌當下眾鄰居有拏雞蛋來的有拏白
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隻雞來的娘
子哭哭啼啼在厨下收拾齊了拏在草棚下鄰居又
搬些桌櫈請報錄的坐着喫酒商議他這瘋了如何
是好報錄的內中有一个人道在下倒有一个主意
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眾人問如何主意那人道范
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只他因歡喜狼了痰湧上

來迷了心竅如今只消他怕的這個人來打他一個
嘴巴說這報錄的話都是哄你你並不曾中他吃這
一唬把痰吐了出來就明白了眾鄰都拍手道這個
主意好得緊妙得緊范老爺怕的莫過於肉案子上
胡老爹好了快尋胡老爹來他想是還不知道在集
上賣肉哩又一個人道在集上賣肉他倒好知道了
他從五更鼓就往東頭集上迎豬還不會回來快些
迎着去尋他一個人飛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屠
戶來後面跟着一個燒湯的二漢提着七八觔肉四
五千錢正來賀喜進門見了老太太老太太哭着
告訴了一番胡屠戶詫異道難道這等沒福外邊人
一片聲請胡老爹說話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兒
走了出來眾人如此這般同他商議胡屠戶作難道
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卻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
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齋公們說打了天
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拏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
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這樣的事鄰居內
一個尖酸人說道罷麼胡老爹你每日殺豬的營生

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也打甚麼要緊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賬上來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閻王叙功從地獄裏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也不可報錄的人道不要只管講笑話胡老爹這個事須是這般你没奈何權變一權變屠戶被眾人局不過只得連斟兩碗酒喝了壯一壯膽把方纔這些小心收起將平日的兇惡樣子拏出來捲一捲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衆

鄰居五六個都跟着走老太太趕出來叫道親家你這可唬他一唬卻不要把他打傷了衆鄰居道這自然何消吩咐說着一直去了來道集上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着散著頭髮滿臉污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著掌口裏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克神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甚麼一個嘴巴打將去眾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戶雖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裏到底還是怕的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到第二下范進因這一個嘴

巴郤也打暈了昏倒於地眾鄰居一齊上前替他抹
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漸漸喘息過來眼睛明亮不
瘋了眾人扶起借廟門口一個外科郎中跳駝子板
檯上坐着胡屠戶站在一邊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
將起來自己看時把个巴掌仰着再也灣不過來自
己心裏懊惱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
菩薩計較起來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連忙問郎中
討了个膏藥貼着范進看了眾人說道我怎麼坐在
這裏又道我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夢裏一般眾鄰
居道老爺恭喜高中了適纔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
方纔吐出幾口痰來好了快請回家去打發報錄人
范進說道是了我也記得是中的第七名范進一面
自縮了頭髮一面問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臉一个
鄰居早把那一隻鞋尋了來替他穿上見丈人在跟
前恐怕又要來罵胡屠戶上前道賢婿老爺方纔不
是我敢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來勸你的鄰
居內一个人道胡老爹方纔這個嘴巴打的親切少
頃范老爺洗臉還要洗下半盆猪油來又一个道老

爹你這手明日殺不得豬了胡屠戶道我那裏還殺豬有我這賢婿還怕後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說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裏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得罪你們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卻是認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多少有錢的富戶要和我結親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的畢竟要嫁與個老爺今日果然不錯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笑起來看着范進洗

了臉郎中又拏茶來喫了一回回家范舉人先走屠戶和鄰居跟在後面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着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屠戶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老太太迎著出來見兒子不瘋喜從天降衆人問報錄的已是家裏把屠戶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范進拜了母親也拜謝丈人胡屠戶再三不安道些須幾個錢不勾你賞人范進又謝了鄰居正待坐下早看見一個體面的管家手裏拏着一個大紅全帖飛跑了進來張老爺來拜

儒林外史
新中的范老爺說畢轎子已是到了門口胡屠戶忙
躲進女兒房裏不敢出來鄰居各自散了范進迎了
出去只見那張鄉紳下了轎進來頭帶紗帽身穿葵
花色員領金帶皂靴他是舉人出身做過一任知縣
的別號靜齋同范進讓了進來到堂屋內平磕了頭
分賓主坐下張鄉紳先攀談道世先生同在桑梓一
向有失親近范進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無緣不
曾拜會張鄉紳道適纔看見題名錄貴房師高要縣
湯公就是先祖的門生我和你是親切的世弟兄范
進道晚生微倖實是有愧卻幸得出老先生門下可
爲欣喜張鄉紳四面將眼睛望了一望說道世先生
果是清貧隨在跟的家人手裏拏過一封銀子來說
道弟卻也無以爲敬謹具賀儀五十兩世先生權且
收着這華居其實住不得將來當事拜往俱不甚便
弟有空房一所就在東門大街上三進三間雖不軒
敞也還乾净就送與世先生搬到那裏去住早晚也
好請教些范進再三推辭張鄉紳急了道你我年誼
世好就如至親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見外了范

進方纔把銀子收下作揖謝了又說了一會打躬作別胡屠戶直等他上了轎纔敢走出堂屋來范進卽將這銀子交與渾家打開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細絲錠子卽便包了兩錠叫胡屠戶進來遞與他道方纔費老爹的心拏了五千錢來這六兩多銀子老爹拏了去屠戶把銀子揣在手裏緊緊的把拳頭舒過來道這個你且收著我原是賀你的怎好又拏了回去范進道眼見得我這裏還有這幾兩銀子若用完了再來問老爹討來用屠戶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往

腰裏揣口裏說道也罷你而今相與了這個張老爺何愁沒有銀子用他家裏的銀子說起來比皇帝家還多些哩他家就是我賣肉的主顧一年就是無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銀子何足爲奇又轉回頭來望着女兒說道我早上拏了錢來你那該死行瘟的兄弟還不肯我說姑老爺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銀子送上門來給他用只怕姑老爺還不希罕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拏了銀子家去罵這死砍頭短命的奴才說了一會千恩萬謝低着頭笑迷迷的去了自此

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爲僕圖蔭庇的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了鬢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張鄉紳家又來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裏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來喫過點心走到第三進房子內見范進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銀絲髮髻此時是十月中旬天氣尙暖穿着天青緞套官綠的緞裙督率着家人媳婦了鬢洗碗盞杯箸老太太看了說道你們嫂嫂姑娘們要仔

細些這都是別人家的東西不要弄壞了家人媳婦道老太太那裏是別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這些東西了鬢和媳婦一齊都說道怎麼不是豈但這個東西是連我們這些人和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聽了把細磁碗盞和銀鑲的杯盤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聲往後便跌倒忽然痰湧上來不醒人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會試舉人變作秋風之客多事貢生長爲興訟之人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見了號板痛哭至于嘔血乃窮老腐儒受盡畢生辛苦如梅三相王大爺等相遭不知幾輩至此一齊提出心頭其見解不過如此非如阮嗣宗沈初明一流人別有傷心處也

金有餘以及眾客人何其可感也天下極豪俠極義氣的事偏是此輩不讀書不做官的人做得來此是作者微辭亦是世間真事

周進之爲人本無足取胷中大概除墨卷之外了

無所有閱文如此之鈍拙則作文之鈍拙可知空中白描出晚遇之故文筆心細如髮

于閱范進文時卽順手夾出一個魏好古文字始有波折譬如古人作書必求筆筆有致不肯作禰條巴子樣式也

舉業雜覽四個字後文有無限發揮卻於此處間閒伏案文筆如千里來龍蜿蜒天矯

輕輕點出一胡屠戶其人其事之妙一至于此真令閱者歎賞叫絕余友云慎毋讀儒林外史讀竟

儒林外史
三
乃覺日用酬酢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此如鑄鼎象物魑魅魍魎毛髮畢現

范進進學大觴餅酒是胡老爹自攜來臨去是披著衣服腆着肚子范進中舉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是二漢送來臨去是低着頭笑迷迷的前後映帶文章謹嚴之至

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罵范進時正是愛范進處特其氣質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細觀之原無甚可惡也

周府張府妙在都從胡老爹口中一二帶出真有蛛絲馬跡之妙

張靜齋一見面便贈銀贈屋似是一個慷慨好交遊的人究竟是個極鄙陋不堪的作者之筆其爲文也如雪因方成珪遇圓成璧又如水孟圓則圓孟方則方

儒林外史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喫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話說老太太見這些傢伙什物都是自己的不覺歡喜痰迷心竅昏絕于地家人媳婦和了鬢娘子都慌了快請老爺進來范舉人三步作一步走來看時連叫母親不應忙將老太太擡放床上請了醫生來醫生說老太太這病是中了臟不可治了連請了幾個醫生都是如此說范舉人越發慌了夫妻兩個守着哭泣一面製備後事挨到黃昏時分老太太淹淹一

信林外史
息歸天去了合家忙了一夜次日請將陰陽徐先生
來寫了七單老太太是犯七三到期該請僧人追薦
大門上挂了白布球新貼的廳聯都用白紙糊了合
城紳衿都來弔唁請了同案的魏好古穿着衣巾在
前廳陪客胡老爹上不得臺盤只好在廚房裏或女
兒房裏幫着量白布秤肉亂竄到得二七過了范舉
人念舊拏了幾兩銀子交與胡屠戶託他仍舊到集
上庵裏請平日相與的和尙做攬頭請大寺八眾僧
人來念經拜梁皇懺放焰口追薦老太太生天屠戶

拿着銀子一直走到集上庵裏滕和尙家恰好大寺
裏僧官慧敏也在那裏坐着僧官因有田在左近所
以常在這庵裏起坐滕和尙請屠戶坐下言及前日
新中的范老爺得病在小庵裏那日貧僧不在家不
曾候得多虧門口賣藥的陳先生燒了些茶水替我
做個主人胡屠戶道正是我也多謝他的膏藥今日
不在這裏滕和尙道今日不會來又問道范老爺那
病隨卽就好了却不想又有老太太這一變胡老爹
這幾十天想總是在那裏忙不見來集上做生意胡

屠戶道可不是麼自從親家母不幸去世合城鄉紳那一個不到他家來就是我主顧張老爺周老爺在那裏司賓大長日子坐着無聊只拉着我說閒話陪着喫酒喫飯見了客來又要打躬作揖累个不了我是个閑散慣了的人不耐煩作這些事欲待躲着些難道是怕小婿怪惹紳衿老爺們看喬了說道要至親做甚麼呢說罷又如此這般把請僧人做齋的話說了和尚聽了屁滾尿流慌忙燒茶下麵就在胡老爹面前轉託僧官去約僧眾並備香燭紙馬寫法等

事胡屠戶喫過麵去僧官接了銀子纔待城走進不到一里多路只聽得後邊一個人叫道慧老爺爲甚麼這些時不到庄上來走走僧官忙回過頭來看時是佃戶何美之何美之道你老人家這些時這等財忙因甚事總不來走走僧官道不是我也要來只因城裏張大房裏想我屋後那一塊田又不肯出價錢幾我次回斷了他若到莊上來他家那佃戶又走過來嘴嘴舌舌纏个不清我在寺裏他有人來尋我只回他出門去了何美之道這也不妨想不想由他肯

不肯由你今日無事且到庄上去坐坐況且老爺前
日煮過的那半隻火腿吊在竈上已經走油了做的
酒也熟了不如消繳了他罷今日就在莊上歇了去
怕怎的和尙被他說的口裏流涎那腳由不得自己
跟着他走到莊上何美之叫渾家煮了一隻母雞把
火腿切了酒昏出來盪着和尙走熱了坐在天井內
把衣服脫了一件厥着懷腆着個肚子走出黑津津
一頭一臉的肥油須臾整理停當何美之捧出盤子
渾家拎着酒放在桌子上擺下和尙上坐渾家下陪

何美之打橫把酒來斟喫着說起三五日內要往范
府替老太太做齋何美之渾家說道范家老奶奶我
們自小看見他的是個和氣不過的老人家只有他
媳婦兒是莊南頭胡屠戶的女兒一雙紅鑲邊的眼
睛一窩子黃頭髮那日在這裏住鞋也沒有了一雙夏
天鞞着個蒲窩子歪腿爛腳的而今弄兩件尸皮子
穿起來聽見說做了夫人好不體面你說那裏看人
去正喫得興頭聽得外面敲門甚兇何美之道是誰
和尙道美之你去看一看何美之纔開了門七八個

人一齊擁了進來看見女人和尙一桌子坐着齊說道好快活和尙婦人大青天白日調情好僧官老爺知法犯法何美之喝道休胡說這是我田主人眾人一頓罵道田主人連你婆子都有主兒了不由分說拿調草繩把和尙精赤條條同婦人一繩捆了將个擯子穿心擡着連何美之也帶了來到南海縣前一个關帝廟前戲臺底下和尙同婦人拴做一處候知縣出堂報狀眾人押着何美之出去和尙悄悄叫他報與范府范舉人因母親做佛事和尙被人拴了忍

耐不得隨即拿帖子向知縣說了知縣差班頭將和尙解放女人着交美之領了家去一班光棍帶着明日早堂發落眾人慌了求張鄉紳帖子在知縣處說情知縣准了早堂帶進罵了幾句扯一个淡趕了出去和尙同眾人倒在衙門口用了幾十兩銀子僧官先去范府謝了次日方帶領僧眾來鋪結壇場挂佛像兩邊十殿閻君喫了開經麵打動鐃鈸叮嚀念了一卷經擺上早齋來八眾僧人連司賓的魏相公共九位坐了兩席纔喫着長班報有客到魏相公丟了

碗出去迎接進來便是張周兩位鄉紳烏紗帽淺色
員領粉底皂靴魏相公陪著一直拱到靈前去了內
中一個和尚向僧官道方纔進去的就是張大房裏
靜齋老爺他和你是田隣你也該過去問訊一聲纔
是僧官道也罷了家張是甚麼有意思的人想起我
前日這一番是非那裏是甚麼光棍就是他的佃戶
商議定了做鬼做神來弄送我不過要簸掉我幾兩
銀子好把屋後的那一塊田賣與他使心用心反害
了自身落後縣裏老爺要打他莊戶一般也慌了膽

著臉拏帖子去說惹的縣主不喜歡又道他沒脊骨
的事多哩就像周二房裏做過巢縣家的大姑娘是
他的外甥女兒三房裏曾託我說媒我替他講西鄉
里封大戶家好不有錢張家硬主張着許與方家纔
這窮不了的小魏相公因他進個學又說他會作个
甚麼詩詞前日替這裏作了一个薦亡的疏我拏了
給人看說是倒別了三个字像這都是作孽眼見得
二姑娘也要許人家了又不知撮弄與个甚麼人說
着聽見靴底響衆和尚擠擠眼僧官就不言語了兩

位鄉紳出來同和尚拱一拱手魏相公送了出去眾和尚喫完了齋洗了臉和手吹打拜懺行香放燈施食散花跑五方整整鬧了三晝夜方纔散了光陰彈指七七之期已過范舉人出門謝了孝一日張靜齋來候問還有話說范舉人叫請在靈前一個小書房裏坐下穿着衰絰出來相見先謝了喪事裏諸凡相助的話張靜齋道老伯母的大事我們做子姪的理應効勞想老伯母這樣大壽歸天也罷了只是誤了世先生此番會試看來想是祖塋安葬了可曾定有

日期范舉人道今年山向不利只好來秋舉行但費用尙在不敷張靜齋屈指一算銘旌是用周學臺的銜墓誌託魏朋友將就做一篇卻是用誰的名其餘殯儀桌席執事吹打以及雜用飯食破土謝風水之類須三百多銀子正算着捧出飯來喫了張靜齋又道三載居廬自是正理但世先生爲安葬大事也要到外邊設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現今高發之後並不會到貴老師處一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風一二弟意也要去候做世叔何不相約同行一路上舟

車之費弟自當措辦不須世先生費心范舉人道極承老先生厚愛只不知大禮上可行得張靜齋道禮有經亦有權想沒有甚麼行不得處范舉人又謝了張靜齋約定日期雇齊夫馬帶了從人取路往高要縣進發於路上商量說此來一者見老師二來老太太夫人墓誌就要借湯公的官銜名字不一日進了高要城那日知縣下鄉相驗去了二位不好進衙門只得在一个關帝廟裏坐下那廟正修大殿有縣裏工房在內監工工房聽見縣主的相與到了慌忙迎到

裏面客位內坐着擺上九個茶盤來工房坐在下席執壺斟茶喫了一回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方巾濶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鬍子那人一進了門就叫把茶盤子撒了然後與二位叙禮坐下動問那一位是張老先生那一位是范老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賤姓嚴舍下就在咫尺去歲宗師案臨倖叨歲薦與我這湯父母是極好的相與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舊二位各道了年誼師生嚴貢生不勝欽敬工房告過失陪那邊去了嚴家人掇

了一個食盒來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開盒蓋
九個盤子都是雞鴨糟魚火腿之類嚴貢生請二位
老先生上席斟酒奉過來說道本該請二位老先生
降臨寒舍一來蝸居恐怕褻尊二來就要進衙門去
恐怕關防有礙故此備個粗碟就在此處談談休嫌
輕慢二位接了酒道尙未奉謁倒先取擾嚴貢生道
不敢不敢立着要候乾一杯二位恐怕臉紅不敢多
用喫了半杯放下嚴貢生道湯父母爲人廉靜慈祥
真乃一縣之福張靜齋道是做世叔也還有些善政

麼嚴貢生道老先生人生萬事都是個緣法真個勉
強不來的湯父母到任的那日做處闔縣紳衿公搭
了一個綵棚在十里牌迎接弟址在綵棚門口須臾

鑼句 旗句 傘句 扇句 吹手句 夜役句一隊一隊都過

去了轎子將近遠遠望見老父母兩朶高眉毛一個
大鼻梁方面大耳我心裏就曉得是一位豈弟君子
卻又出奇幾十人在那裏同接句老父母轎子裏兩
隻眼只看着小弟一個人那時有個朋友同小弟並
址着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句又把眼望一望小弟

悄悄問我先年可會認得這位父母小弟從實說
不曾認得他就癡心只道父母看的是他忙搶上幾
步意思要老父母問他甚麼不想老父母下了轎同
衆人打躬倒把眼望了別處纔曉得從前不是看他
把他羞的要不的次日小弟到衙門去謁見老父母
方纔下學回來諸事忙作一團卻連忙丟了叫請小
弟進去換了兩遍茶就像相與過幾十年的一般張
鄉紳道總因你先生爲人有品望所以做世叔相敬
近來自然時時請教嚴貢生道後來倒也不常進去
實不相瞞小弟只是一個爲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
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所以歷來的父母官
都蒙相愛湯父母容易不大喜會客却也凡事心照
就如前月縣考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叫了進去細
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個又問他可會定過親事着
實關切范舉人道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賞
監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賀嚴貢生道豈敢豈敢又道
我這高要是廣東出名縣分一歲之中錢糧耗羨花
布牛驢漁船田房稅不下萬金又自拏手在桌上畫

着低聲說道像湯父母這個做法不過八千金前任
潘父母做的時節實有萬金他還有些枝葉還用着
我們幾個要緊的人說着恐怕有人聽見把頭別轉
來望着門外一個蓬頭赤足的小使走了進來望著
他道老爺家裏請你回去嚴貢生道回去做甚麼小
廝道早上關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裏吵哩嚴
貢生道他要豬拿錢來小廝道他說豬是他的嚴貢
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罷我就來那小廝又不肯去
張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請回罷嚴貢
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這口豬原是舍下的纔
說得一句聽見鑼響一齊立起身來說道回衙了二
位整一整衣帽叫管家擎着帖子向貢生謝了擾一
直來到宅門口投進帖子去知縣湯奉接了帖子一
個寫世姪張師陸一個寫門生范進自心裏沈吟道
張世兄屢次來打秋風甚是可厭但這回同我新中
的門生來見不好回他吩咐快請兩人進來先是靜
齋見過范進上來叙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謙讓奉
坐吃茶同靜齋叙了些濶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

稱贊了一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纔說道先
母見背遵制丁憂湯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拱
進後堂擺上酒來席上燕窩雞鴨此外就是廣東出
的柔魚苦瓜也做兩碗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
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
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尊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
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磁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
肯舉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
竹子的來方纔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

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會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
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方纔放心因說道
卻是得罪的緊我這做教酒席沒有甚麼喫得只這
幾樣小菜權且用個便飯做教只是個牛羊肉又恐
貴教老爺們不用所以不敢上席現今奉旨禁宰耕
牛上司行來牌票甚緊衙門裏都也莫得喫掌上燭
來將牌拿出來看著一個貼身的小廝在知縣耳跟
前悄悄說了幾句話知縣起身向二位道外邊有個
書辦回話弟去一去就來去了一時只聽得吩咐道

且放在那裏回來又入席坐下說了失陪向張靜齋道張世兄你是做過官的這件事正該商之于你就
是斷牛肉的話方纔有幾個教親其備了五十斤牛
肉請出一位老師夫來求我說是要斷盡了他們就
沒有飯喫求我略鬆寬些叫做瞞上不瞞下送五十
斤牛肉在這裏與我卻是受得受不得張靜齋道老
世叔這話斷斷使不得的了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
皇上那知有教親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湯知縣
道那個劉老先生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

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進插口
道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
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訪普
的一般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罈小菜當面打開
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說道他以為天下
事都靠着你們書生到第二日把劉老先生貶為青
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死了這個如何了得知縣見
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
問道這事如何處置張靜齋道依小姪愚見世叔就

儒林外史
在這事上出個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將這
老師夫拿進來打他幾十個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
把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張告示在傍申明他大胆之
處上司訪知見世叔一絲不苟陞遷就在指日知縣
點頭道十分有理當下席終畱二位書房住了次
日早堂頭一起帶進來是一個偷雞的積賊知縣怒
道你這奴才在我手裏犯過幾次總不改業打也不
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過硃筆來在他臉上寫了偷
雞賊三個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雞頭向後尾

向前緝在他頭上枷了出去纔出得縣門那雞屁股
裏咧咧的一聲癩出一拋稀屎來從額顱上淌到鼻
子上鬍子沾成一片滴到枷上兩邊看的人多笑第
二起叫將老師夫上來大罵一頓大胆狗奴重責三
十板取一面大枷肥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臉
和頸子箍的緊緊的只剩得兩個眼睛在縣前示衆
天氣又熱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嗚呼死了
衆回子心裏不伏一時聚衆數百人鳴鑼罷市鬧到
縣前來說道我們就是不該送牛肉來也不該有死

罪這都是南海縣的光棍張師陸的主意我們鬧進衙門去揪他出來一頓打死派出一個人來償命不因這一鬧有分教貢生興訟潛踪來省城鄉紳結親謁貴竟遊京國未知衆回子吵鬧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是文字過峽故序事之筆最多就其序事而觀之其中起伏照應前後映帶便有無數作文之法在率爾操觚輕心掉之者夢不到此也

和尚到莊上吃酒乃是行所無事佃戶一齊打進實出意料之外當其美之斟酒渾家打橫時幾近淫褻矣及觀何美之渾家口中數語只不過氣不分范大太何其用筆之雅直將功名富貴四字寫入愚婦人胷中吾不知作者之錦心繡口居何等也

齋堂中魏相公陪客衆和尚搗鬼輕輕又帶出周二姑娘做親針線之妙難以極言

關帝廟中小飲一席話畫工所不能畫化工庶幾能之開端數語尤其奇絕閱者試掩卷細想脫令

自己操觚可能寫出開端數語古人讀杜詩江漢
思歸客再三思之不得下語及觀乾坤一腐儒始
叫絕也

纔說不占人寸絲牛粟便宜家中已經關了人一
口猶令閱者不繁言而已解使拙筆爲之必且曰
看官聽說原來嚴貢生爲人是何等樣文字便索
然無味矣

上席不用銀鑲杯箸一段是作者極力寫出蓋天
下莫可惡于忠孝廉節之大端不講而苛索于末
節小數舉世爲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
也故作者不以莊語責之而以謔語誅之

張靜齋勸堆牛肉一段偏偏說出劉老先生一則
故事席間賓主三人侃侃而談毫無愧怍閱者不
問而知此三人爲極不通之品此是作者繪風繪
水手段所謂直書其事不加斷語其是非自見也

次于姆以隨直舊其事不賦趨臨其景其自景也
問而論也三人意殊不觀之品也故其音餘風餘

品而論也三人意殊不觀之品也故其音餘風餘
人而論也三人意殊不觀之品也故其音餘風餘

人而論也三人意殊不觀之品也故其音餘風餘
人而論也三人意殊不觀之品也故其音餘風餘

